

# 春去秋來 相約杜國威



杜國威 尉璋攝

和杜Sir杜國威相約在尖沙咀的一間Starbucks，沒想到話題竟由《非誠勿擾》開始。經常追看這個節目的杜Sir忍不住慨嘆現在年輕人追求感情時的勇敢與直接，也唏噓於他們的過分自我。「你一定要相信一見鍾情，否則怎麼可以憑藉幾句話就知道他的性格如何？感情的事，愛情的事，千古以來我們都在探討，用這些題材寫東西肯定『中』的，情是何物？看完節目有很大的啟悟。光是這樣面對面就要做出選擇，連貼近一點、聞一下他的呼吸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要給人家拖着手帶走，這種過程真是比賭博更厲害。」

世界變了，現代人的愛情早已不是「死生契闊」的格局，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也淪為祝詞中的美好願望。我們的世界紛亂、破碎，我們的感情快速而流於膚淺，這就是為何過往時日中的情感故事總能打動人，一如《白蛇傳》，一如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。因為，那是回不去的有情好時光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由香港話劇團與受訪者提供

杜Sir時常自嘲「老餅」，說自己筆下的人物與情感，似乎和現在年輕人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格格不入。「不得不承認，今天寫東西的人的思維、主題、風格，都和我之前那種是不同的了。」他說。但他樂於「堅守」自己的崗位，我手寫我心，寫那些令他自己感動莫名的故事。

我卻覺得，「老餅」自有他的老辣，黃毛小子哪裡比得上？今時今日，寫感情的作品不少，但杜Sir的作品，永遠有種令人「天心天肺」的魅力。那種笑中有淚、平淡中尤見真的筆觸，沒有足夠的練達和感情沉澱，絕對寫不出。說「愛」誰不會？寫得出「情」才是功夫。《虎度門》、《人間有情》、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、《聊齋新誌》、《南海十三郎》、《我愛阿愛》、《遍地芳菲》……杜國威筆下的「情」，成就了他「金牌編劇」的美譽。

要寫情，自己也要很「多情」。杜Sir說，直到現在，他的感情仍然很澎湃，「這是天生的，不是刻意說：我好感性！不是那樣的。」他說，寫舞台劇，他其實一直在減產，總要有東西令他很touch，很想寫很想寫才會提筆去創作。「我們叫自己編劇佬，但是等我們真的變成編劇佬，就會很失落了，甚麼都要寫，而沒有自己。」他說，「我覺得最難的，是我還是忠於自己的編劇，因為我很想寫我自己想寫的東西。如果沒有這樣東西，我們還可以靠甚麼？錢？不是最多，也不夠人多，導演、監製的錢遠遠高過編劇，尤其是電影。那我們憑甚麼去堅持做一個編劇呢？對我來

說，真的是被人讚兩句就開心了。憑這一點，加上我也覺得自己真的寫到別人寫不到的東西，就真的很開心了。」

訪問時，杜Sir剛從紐約回來，《我愛阿愛》在紐約上演，吸引了許多觀眾和媒體，他專程跑去捧場。時光悠悠，不知不覺間，《我愛阿愛》也已經寫了五年，「等第二次的觸動咯。」他說。到紐約，他拜訪多年不見的朋友，談天說地，也去尋找1992年創作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時曾經流連過的food court和咖啡廳，卻已是物是人非。「二十年的時間，真的改變很多東西，有些時候你想要回憶，卻不一定找得回來。」他有些唏噓。

今年是香港話劇團35周年，邀杜Sir再寫新劇，他乾脆「再續前緣」，為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延續故事，寫出《我和秋天有個約會》。二十年前，他在紐約寫下《春天》的劇本，二十年後，他也在紐約為《秋天》的主題曲填上歌詞，春去秋來，劇作者的二十年與劇中人的二十年，多麼完整的一次慶祝？而最高興的，莫過於為《春天》迷醉了二十年的觀眾們。

## 在秋天延續未了緣

二十年了，觀眾對《春天》的熱愛似乎絲毫沒有減少。1992年10月16日，香港話劇團在香港大會堂首演話劇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「麗花皇宮」的四個好姐妹——小蝶、露露、鳳萍、蓮西在1960年代所度過的流金歲月打動了無數觀眾，劇中的歌曲更成為了日後膾炙人口的金曲。劇本後來也被改編成電影，由相近班底演出。而內地觀眾接觸這個故事，則是借由1995年亞視所製作的同名電視劇，至今，該電視劇仍不時重播，堪稱一時經典。

「《春天》是說四個女孩子的感情，我想說的是，以前的人，等一個人，等20年。現在？別說一夜情，等一個月都變心啦。這沒得怪誰，世界就是這樣的。大家為什麼看《春天》還是那麼着迷呢？當它是神話而已。好像我們現在看《白蛇傳》，還是很陶醉，難道是我們相信真的有一條蛇可以這樣嗎？再過十年，大家看《春天》還是會很陶醉，因為這種感情已經沒有了，大家當它是神話來看。」

杜Sir說，二十年了，觀眾沒有放棄過《春天》，他卻有些固執，不想再陶醉在往日的時光中，乾脆把故事延續，寫出《秋天》，「把幾十年中的未了緣一起round up」。故事延續到下一代，鳳萍的兒子Danny成為主角。這個在音樂上別具才華的年輕人因一段逝去的愛情而意志消沉，忽略了身邊所有疼愛他的人。誰料燈火闌珊處，卻埋藏著另一段動人的愛情故事。

劇組找來唱作歌手張敬軒飾演 Danny，與昔日「麗花皇宮」四朵金花的扮演者劉雅麗、羅冠蘭、蘇玉華與馮蔚衡共續前緣。「如果讓話劇團的演員扮歌手，當然可以扮，但是一開聲，那個說服力是不夠的，那要找誰呢？想想現在歌星中哪個最清新脫俗呢？我不是經常看電視、聽歌，但聽了張敬軒的聲音後覺得很OK。軒仔最有魅力的地方，是他的憂鬱感很強。作為一個藝人，最重要有觀眾緣，他的眼睛有那種魅力，人又很謙虛。」杜Sir說，最大的挑戰，是如何把張敬軒融合到話劇團的演員中。再加上《秋天》是對《春天》的紀念，《春天》中的經典人物自然也要以某種方式再次登場，一起來完成這

個故事。這麼多的人物，有回憶，有現實；有上一代人的再續前緣，有下一代人的新生活，那麼紛雜，寫得不好分分鐘會變成《歡樂今宵》，對編劇的功力是極大挑戰。

「但我這個人很有趣，我不怕人家評論我是進步還是退步，我不擔心，只要盡了當時自己的感情就好。」杜Sir說。《春天》寫的是姐妹情與「等很久」的愛情，《秋天》要寫的則是男人間的愛情。「男人的感情很難寫，俗話說，男人吵架不是為錢就是為女人；女人吵架就千變萬化，一句『你好肥』都可以怨恨你一世，一個眼神已經可以和你割席絕交。他們說我很懂寫女人，可能是因為我家裡兄弟姊妹多，我觀察到她們的心態，越挖苦她們越覺得受落、開心。哈哈。男人要怎麼寫呢？又不能總是爭名奪利。所以現在的電視劇為什麼那麼難寫，寫來寫去都是同父異母、兄弟報仇，很陰險？因為沒得寫了。」杜Sir說，怎麼鋪排這種感情，想他好辛苦，但最終完成劇本，他自己覺得蠻滿意。

到劇場中體會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是與杜Sir的再一次相約。



## 我和秋天有個約會

時間：7月29日、31日，8月1至5日、7至9日、10至12日、14至18日 晚上7時45分

8月4至5日、11至12日、18至19日 下午2時45分
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

## 敢觀舞台

文：小西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# 以藝術之名

隨着全球文化及創意產業大潮，無論是主流媒體，還是小眾演出，近年都似乎多了以藝術為主題、以藝術家為主角，一齣大眾對於藝術的遐想與好奇。碰巧七月便有兩個這樣的演出，一個是香港話劇團的《紅》（馮蔚衡導演），另一個則是年輕編劇胡境陽的作品《馬桶》。二者同樣探索藝術家的生存處境，不過《紅》的主角是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著名畫家馬克·羅斯科（Mark Rothko），而《馬桶》的主角則是胡境陽自己。

### 《紅》：只有對於繪畫的想像

進場觀看《紅》之前，已側聞視藝圈朋友散場後的即時反應：「畫畫邊會係咁嘍！」（畫畫哪會是這樣子的！）無疑，在本地知名年輕畫家周俊輝的指導下，看得出兩位演員（高翰文飾演Mark Rothko，邱廷輝飾演Rothko的助手Ken）都花了不少演出功夫（例如學習如何組合畫架、上畫布、調色等），讓演出更貼近現實中畫家的工作與生活狀況。然而，不無弔詭的是，整個演出最欠缺的，恰恰是《紅》的主角：繪畫。

或許，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導演與

力度不足，而是在於美國編劇約翰·洛根（John Logan）這個獲獎無數作品的內在缺陷。不錯，《紅》的確花了絕大部分的篇幅，透過一老一少的角色，滔滔不絕地「討論」繪畫。但或許正因為約翰·洛根選擇了以語言為主體的戲劇體（Drama）來推展這個有關繪畫的故事，劇中繪畫被談論得愈多，反而更突顯了繪畫的缺席。就以演出中提到，Rothko受委託為紐約施格蘭大廈的四季餐廳創作的壁畫系列為例，在演出中，我們根本上只能通過Rothko口若懸河、雄辯滔滔的論述，非常間接地想像到Rothko口中的藝術崇高性。固然，抽象表現主義並非「具象繪畫」（Figurative Painting），但繪畫的主角始終是「圖像」（Image），而非語言。

當然，馮蔚衡也安排了一系列Rothko紅色壁畫的模仿品，為演出作出了點影像上的補充。但或許因為模仿品的畫技實在太平無奇，而Rothko論述中的藝術又過於偉大，在雙重抵銷的情況下，Rothko「口中」的崇高圖像反而無跡可尋。所以，當Rothko與Ken在古典音樂的襯托下，不無誇張而忘我地為畫布（僅

僅）塗上底色，卻惹來全場觀眾雷動的掌聲，我只感到圖像的匱乏，如何徹底地取消了繪畫本身。

演出中，Rothko曾跟助手高談闊論酒神戴奧尼索斯（代表了生命與慾望）與太陽神阿波羅（代表了理智）之間的對立與綜合。或許，漫天語言的《紅》，正好是太陽神阿波羅精神的充分體現。也正因為這個原因，對於約翰·洛根與馮蔚衡來說，「呈現繪畫」是終究不可能的。總括而言，《紅》只有對於繪畫的想像/遐想，卻沒有繪畫本身。

### 《馬桶》：這個編劇有點宅

相對而言，雖然《馬桶》充斥着離奇古怪的想像與情節，卻比《紅》真誠與真實得多了。

《馬桶》的創作意念源自胡境陽2005年的同名錄像作品，主要講述當年的主角（大學畢業生）在七年之後再次被馬桶的神秘力量扯住，卡在馬桶中，動彈不得。與2005年的版本不同，演出的主角不再是大學畢業生，而是已經投入了勞動市場好一段時間的在職青年；相同的是，主角都處於人生的轉折點，而「卡在馬桶中」則



（左上二圖）《紅》劇照。



（左下二圖）《馬桶》劇照。



象徵了其間的膠着狀態。或許，因為《馬桶》的主角並不是Mark Rothko那樣的神級藝術家，而只是一個具有創作活力的新晉年輕編劇，《馬桶》中主角的苦惱都很實在，很着地：主角並不是苦惱如何達至藝術上的無人崇高之境，而是如何自營營役役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中超脫，遠離異化，尋回自我，做自己想做

的事，寫自己喜歡的劇本。當然，《馬桶》呈現得更多的，是這個帶點宅氣的男主角的日常生活與煩惱。另外，跟胡境陽過去的作品相似，《馬桶》充滿了潘惠森式的荒誕情節與想像，而劇中的對白也機鋒與幽默處處，卻沒有潘惠森作品的沉重，一切都是輕的，只是很真誠地面對自己。此外，《馬桶》中「洞穴探險男子」的平行副線，也打開了這個主戲集中在廁所內進行的演出之想像空間。由廁所到洞穴，觀眾既透過空間想像進入了某種演出節奏，與此同時，亦隨着這兩條平行線索的交叉發展，慢慢進入主角的內心世界。麥高利小劇場的空間雖小，在戲劇的點金術下，演出的空間與想像卻變得豐富而深刻。